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出版

講演彙編

第二十六期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對於慶賀六週年國慶紀念日的希望

金龍四大王

法令淺釋

嗎啡治罪條例

解釋刑律分則第十二章偽証及誣告罪

國民常識

移民論 (續)

第八節 可移的人

講演彙編

目次

講演彙編

目次

人格修養

人格之意義及尊嚴
讀書法 (續)

生計指導

實業談 (續)

機器的工

中國女子職業六雜技

婦女手工

陋俗改良

婦女入廟燒香的害處

對於慶賀六週年國慶紀念日的希望

錄湖南通俗報

一年容易 又是秋風 我們中華民國誕生 忽忽已有六載 當這個國
旂飛揚 慶賀六週年紀念的時候 一般國民 自當同聲歌舞 共伸慶
祝而况本年七月 經過復辟風潮 又不啻是民國復活 我們今日 仍
舊能够在這裏辦國慶紀念 這歡欣鼓舞 自然又特別加倍了 但是一
宗 國慶日無窮 慶賀的日子也無窮 我們國民 若只曉得今日的慶
賀 不肯努力進行 圖那無窮的慶賀 那政府所希望國民的 同國民
應幫助政府的一切事業 都丟在腦後 終日嘻嘻哈哈 不惜把頂好的
光陰 全行虛度 那還成個事麼 細的且不講 如今只講大的 即如
實業不興 教育不振 金融停滯 生計艱難 這幾個問題 不是極要
緊的嗎 打消復辟 重造共和 正如一件寶貴物品 從盜賊手內奪了
回來 無奈這件寶物 既經了盜賊的手 把他弄得破爛不堪 不似從

前光彩 今既奪了回來 自然可以修補的要修補 可以洗滌的要洗滌 刮垢磨光 使他回復舊狀 然後把他穩穩的保守 好好的收藏 萬不可使這件寶物 再發生別項危險 才算是辦妥了這件事 若祇要業已收回 便不管他破爛也好 不破爛也好 既不修補洗滌 也不好好的收藏 你道這件物品 果能够不發生別項危險嗎 起初盜竊這件物品的人 能够不再起歹心嗎 以上各層 怕都難保 以一件貴重些的物品 尚且如此 何況一個國家 可不驚心作意 好好的保守嗎 如此看來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正要我們這些國民 要修補的發憤修補 要洗滌的發憤洗滌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一面舉行慶賀 一面還是要盡心籌畫 極力撐持 實業必如何才能够振興 教育必如何才能够普及 金融必如何才能够活潑 生計必如何才能够充裕 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 然後再從事於國防 務使國富兵強 鄰封震懾 到了那時 我們自己固慶賀的異常出勁 就是人家 也要格外羨慕我們了 一般國民 其速興起 歡欣鼓舞 同伸今日的慶賀 更要猛勇進行 圖

那無窮慶賀哪

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

田培一點子種孫收要好

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步

欲成家業凡世事上吃虧

三分（錄湖南通俗報）

講 演 彙 編

短篇演說

三

用芭蕉扇者注意

夏天所用之芭蕉葉人每用以遮蓋食物此與衛生大有妨礙蓋芭蕉生於烟瘴毒蛇之區受有蟲蛇之毒涎以致含有毒性雖洗之亦不能淨儻用以遮蓋食物則毒性傳於食物之中人食之發生瘡癬重則有性命之虞講衛生者千萬注意

(錄上海時報)

金龍四大王

錄天津星期報

星期日步行於市 避水移家者紛如蟻集 哀鴻徧地 慘不忍睹 嗚呼 誰實爲之 而令吾民流離瑣尾一至於此 正流連間 忽有綠轎一乘 飛奔而過 市民爭趨 轉相傳述曰 金龍四大王至矣 某時地方官 迎之入廟 某日在大王廟演戲 以謝大王 談者津津 聞者唯唯 一似大王至而水可立退者 吾誠不解大王之神靈至於何極也 乃閱日而 西鄉水又決矣 南鄉水又發矣 吾究不解大王之神靈果何在 官民之 崇拜大王者理由又安在

攷之矩齋雜記 (小說之類) 宋謝氏兄弟四人 其季曰緒 隱居於錢 塘金龍山 宋亡赴水死 明太祖與蠻人海牙戰於呂梁 河水逆流 似 有神助 太祖夢一儒曰 臣謝緒也 封之爲河伯 戰勝後 又晉之爲 王此金龍四大王之名所由始 其說無稽 原不足信 嗣後傳演 則以 其鱗也 而謂之金龍 又以其類之多也 則謂之爲將軍 支離附會

則歧之又歧矣

夫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 洪水之來 大抵由深巖澗谷之積水 因虹吸之理而洩於外 以故水族動物 衝流而出 或係水族巢穴已壞 蛇類失其所居 乃浮沈於中流 亦無足怪 若果此物有奇異之處 宜請動物學家研究之 中國向於所不知者則歸之於神 學術之不進步 於茲可見 嗚呼 愚而不學 抑可哀已 雖然 人民之迷信 吾不願盡議其非也 但其可與否 究以損與益爲準 若果有益雖迷信可也 若果無益 則信之不可 迷又甚焉

說者謂 信者非他 望其能治水也 夫水大則大王至 焉得謂之能治水 若果能之 則所謂海河工程處河務局水利局者 豈不盡可裁撤 改爲大王廟 猶可省公款 紓民力乎

或又謂 大王誠能發水 若不迎以娛之 水患且益大 果爾 大王誠有靈矣 小民又何罪乎 夫犧牲數百萬家田廬財產 一擲於洪濤巨浪之中 大王曾不心動 且觀劇以爲樂焉 其亦太不仁矣 幸災樂禍

人民所不忍爲者 而曰神爲之以吾個人之推理 斷斷不信
然則大王至而不迎之 寧非褻神 曰是動物耳 棄之何害 否則取而
斬之 以謝吾百姓 唐玄宗取飛蝗而啖之曰 爾食吾民 吾食爾肉
史家載筆 傳爲美談 未聞蚱神降有災厲也 若果大王有靈降罪者
余願以一人任之
究之治河自有治河之道 於所謂大王者無與 如天津之水災 原因種
種 或則謂東北之泊淀淤平 或則謂東南之減河阻塞 海口之淤沙過
多 河隄之種樹又少 平日治河 又祇築隄而不溶河 顧目前而不規
久遠 一旦洪水至 無可宣洩 江河平地 其勢然也
嗚呼 治河亦學問也 不學之求 而神是問 吾民其魚矣 雖大王如
之何哉

陳榕門說人有一長處即有一病
處其病處即在所長之中長善救
失全憑學問 (錄湖南通俗報)

防 疫 藥 水 的 製 法

西人所用臭水本有防疫之效只因氣味臭惡故華人不慣聞此氣息而婦人孩子更畏懼不敢用今得新發明新藥兩種氣味不惡功效亦大用法用皂礬_{十二兩}研_末五倍子_{十二兩}研_末用沸水一斗二升與前藥攪拌二分鐘凡污穢不潔之處用此水洒之能防疫症傳染又方用皂礬_{一斤}研_末新消石灰_{一斤}拌勻有時行症的時候用此藥洒之亦可免傳染若放在廁內能解惡臭此藥製法極容易價錢又便宜衛生家何妨一試。(錄農商部實業淺說)

嗎啡治罪條例

文宗沛

昔人說鴉片煙害 以爲甚於洪水猛獸 毒蛇蝮虺 所以國家既嚴刑重罰於上 人民亦深惡痛絕於下 時至今日 凡是稍知自愛的 已都是毫無沾染了 不料又有一種東西 其毒較鴉片爲劇 其害亦比鴉片更大 其名叫做嗎啡 乃是鴉片煙的精華 由鴉片烟內提鍊出來的 所以性質最烈 流行血脈最速 最能興奮精神 所以西醫常拿來合藥使用 貪利的人便將他和在戒煙丸內 有煙癮的 服了下去 真能抵癮 甚至煙癮抵了 這個丸藥癮却始終離不了哩 所以現在的戒煙丸 無一種沒有嗎啡 近年以來戒煙的人很多 能够戒除的 却是很少 就是受這嗎啡的害處 嗎啡不惟可以和藥 並且可以注射 注射就是將嗎啡用針注射在人的皮膚上 注射之後 精神格外的興奮 一二次後 就可上癮 上癮之後 一不注射 比發煙癮 更爲難受 注射次數屢次加增 所以凡是打嗎啡的 都是徧身瘡痕 體無完膚及至毒氣

傳遍 瘡口潰爛 以至於死一年二年 便可走到這個程度 你說可怕
不可怕 好好的人去受這個針灸的罪 你說可憐不可憐 考究人要注
射的緣故 却也可嘆 大都是窮人吸上了煙癮 無處買吸 或無錢買
吸 因用注射的法注射一針 所花無幾 便可抵住煙癮 及至後來
針數日增 反比吸食鴉片爲貴 到了那個時候 身體也弄壞了 要戒
也戒不了 後悔也來不及了 每年害死的人 不知道多少 咳 你說
這嗎啡的害處 如此之大 要不趕快禁絕他 那還了得嗎 今日所以
解釋者嗎啡治罪條例 就是者個緣故

第一條製造嗎啡或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收藏或自外國販運者處三等至五
等有期徒刑并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案此條係杜絕嗎啡之來源 所以對於製造 販賣 收藏 販運的人
處罰獨重 不惟處以徒刑 並兼科罰金

第二條製造專供施打嗎啡之器具或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收藏或自外國販
運者處四等有期徒刑或拘役

案此條係指製造 販賣 收藏 販運 專供施打嗎啡針之器具而言 所以處罰較上條爲輕 只科徒刑或拘役不併科罰金

第三條稅關官員或其佐理員自外國販運嗎啡專供施打嗎啡器具或縱令他人販運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并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案關稅官員及佐理人 均有稽查嗎啡之責 若復知法犯法 便應該加等治罪 所以處刑及罰金都比平人爲重

第四條施打嗎啡針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三百元以下罰金 案施行嗎啡的人 最爲傷天害理 處以本條刑罰 極應該的 并聞

此等的人 各處均有 官署耳目不週 難於全數禁絕 還望社會上大家嚴究 使此等人不能立足 受害的人 自然而然的少了

第五條倩人施打或自己施打嗎啡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案倩人施打 即是請人施打嗎啡 施打嗎啡的人 就處以第四條的罪 被施打嗎啡的人 及自己施打嗎啡的人 就處以本條的罪 然

而此條與上條不同 處徒刑或拘役 就不處罰金 處罰金就不處徒刑或拘役 二者是不并科的

第六條巡警官吏或其佐理人當執行職務時知有前五條之犯人故意不給與相當之處分者亦依前五條之例處斷

案巡警官吏及佐理人 有本條例情事 即是違背職務 所以與犯人同科就如犯人犯的 爲販賣嗎啡 犯人應當從第一條之罪處理 巡警官吏或佐理人也照第一條之刑處理 餘可類推

第七條收藏專供施打嗎啡之器具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

案此條之收藏 並非意圖販賣 所以處罪較輕 若是收藏的緣故 是在意圖販賣 便應照着第二條之刑處理

第八條第一條至第五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九條犯第一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得褫奪公權官員犯者并免現職

案公權就是爲官吏及議員律師的權 得字是活動的 可以褫奪也 可以不褫奪 視乎罪之大小 與情形而定

第十條本條例頒行以前凡關於嗎啡之犯罪以已經提起公訴未經確定審判者爲限適用本條例

案法律不以溯及既往爲原則 所以定此規定 在本條例頒布以前已經確定審判的 便照確定審判辦理 不依本條例 所以免法律之衝突呀

第十一條在製藥律未頒布以前凡關於高根安洛因及其化合質料之犯罪亦適用本條例

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作

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

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 (錄天津星期報)

講·演·彙·編

故·事

十四

小螞蟻口語歌

小螞蟻 出窩門 東西走 把食尋 尋着食兒下嘴嚙
拉不動 去請人 一招都到有同心 不怕費力運入門
小小微蟲耐辛苦 小小微蟲知合羣 人不耐苦不如物
人不合羣怎算人

(錄天津星期報)

解釋刑律分則第十一章偽証及誣告罪

(錄陝西講案稿)

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項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 而為虛偽之告訴告發 報告者 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這一項是說那誣告人家的人 凡有意使人受刑事處分(死刑徒刑拘役之類與懲戒處分 免職 及褫奪公權之類)造作謠言 捏編事實 將他人沒有的事 描頭畫角 控告官廳 此係有意坑陷他人 無論是告訴(原告被告各將事實陳告於官叫做告訴)是告發(指第三者所陳告而言 例如甲毆斃乙丙 將毆斃情形報告叫做告發)是報告(凡關於懲戒處分的事 無論何人 都為報告 若關於刑事 只限定下級官呈報上級官的 才叫做報告)都算犯了誣告罪 處刑是二等至四等的有期徒刑

第二項犯前項之罪 未至確定審判 或懲戒而自白者 得免除其刑

這一項是說犯了前項誣告罪的人 只要被誣人的刑事處分 還沒有判決 懲戒處分 還沒有執行的時候 還可轉圜 誣告人若能趁此時機 把自己的誣告說出來 也可以不辦誣告罪

第一百八十三條 意圖尊親屬受刑事處分 而為虛偽之告訴發報告者 處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

本條文上說的尊親屬 是指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而言 本條的解釋 差不多與上條第一項相似 祇因被誣人不同 所以處刑也不能一樣 你想同是一樣的誣告罪 何以前條處刑輕 本條處刑重呢 因為前條的被誣人 是就普通人說 本條的被誣人 是指尊親屬說 俗話說 王道不外人情 就是法律 也是要本人情說話 人在世界上連自己的尊親屬 都不愛惜 還要想方設計害他一下 者樣人的心腸肺腑你說壞不壞呢 所以法律上加重 規定處一等（十五年未滿十年以上）至二等的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四條 誣告有犯罪事實 而未指定犯人者 處五等有期徒刑

刑 拘役 或一百元以下罰金

這一項是說那誣告人的人 剛陳告有一種犯罪的事實 却没有把犯人指定出來 例如傭工自己遺失財物 恐怕主人譴責他 便僞訴遇着強盜搶劫之類雖說這種行爲 情節頗輕 然而平空幾句話 能够叫地方上起種種恐慌 豈不是搖惑人心嗎 再說這種誣告的性質

除不指定犯人外 其餘都和誣告罪是一樣的虛僞 所以也要擬罪的處刑是五等有期徒刑(二年未滿一月以上)或是拘役(凡違犯警察法或刑事上輕罪 把犯人收入拘留所中 操作勞役 叫作拘役 期限是二月未滿一日以上 與監禁不同)或是一百元以下的罰金

第一百八十五條 犯第一百八十一條 至一百八十三條之罪者 得褫奪公權官員犯者 并免現職

這一條是說犯了本章第一百八十一條 第一百八十二條 及第一百八十三條各項罪名的人 都應當褫奪公權 (喪失爲官吏作議員得勳章入軍籍之資格)若是現任官員 并須免去本職 本條得字的意

思是說要褫奪公權 或不褫奪公權 均聽審判官酌定判斷 不是說
限定要這樣辦

本章各條 業已解釋完了 從今以後 奉勸大家 都把這偽証及誣告
兩樁犯罪情事 千萬莫輕於嘗試 不要說法律儘管是這樣定 只要我
做得機秘巧妙 就可以瞞過的 須要知道凡是虧心事 任你怎樣機密
怎樣巧妙 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要得人不知 除非已莫爲 若不
趁早回頭 直到事情敗露 刑罰臨身的時候 自己才抱怨自己 那就
後悔無及了

聖人悲時憫俗賢者痛世

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

敗常亂俗嗚告小人壞之

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

益矣故明王則移風易俗

(見陳宏謀呂子節錄)

移民論

齊樹楷

第八節 可移的人

東北正北西北 三方都可移 但是叫誰移去 誰也不原意 說走勸導一番 開通的人多 移出的必多 還是理論 不是事實 就讓人們願去 一片荒場 百物都無從購買 一無憑藉的百姓 能够赤手空拳 打造出一個世界麼 我國人的力量 還作不到 是要有最先移去的作個開幕第一齣 才有隨後附和的 最先移的 必賴國家力量 才能够辦到 古時趙充國羊祜諸葛亮 都講屯田派兵種地 原爲養兵 防備邊疆 更可以永久不退 如今要用屯田法子 改兵爲農 一面遣散 一面安插 安插的變成百姓 骨子還是兵丁 一旦有事 頃刻招募 便可成軍 於防邊更大有利益 我國舊日勇營 都要撤遣新軍又係三年退伍 若把這兩種兵士 着一個通曉邊事 曉暢戎機的大員 統帥出去 用屯田的方法 辦開墾的事業 沒用的兵 變作農夫 又可實

邊 又可備邊豈不一舉而數善備麼

近日國家 化除滿漢 設變通旗制處 先要裁旗兵 裁旗兵 先要爲
入旗籌生計 近來旗學堂 旗工廠 日日設立 還怕不够 必須開墾荒
地 安置旗丁 但是旗人在京 安逸已久 一旦移出 又苦寒 又勤
勞 恐怕強人所難 辦也不能成 不知乾隆年間 移到拉林 道光年
間 移到雙城堡 經了許多困難 到今日大享其利 有了前事 或者
旗人們也知道是利 容易辦理 就是不知是利 有國家的勸諭 再給
他籌畫完全 預備周到 豈有不能移動的

就讓旗人難遽移 還有可以先移的 便是饑民 我國水旱偏災 每年都
有(山東省直隸省京兆區大水江蘇大水安徽大水直隸大旱)那些饑民
已無食無衣 朝不保夕 若是把他移出 誰不慶更生 頌仁恩 那梁
惠王移民移粟 雖說一時的權變 也不是毫無安置 所以辦理的 若
有人通盤籌畫 把國家的賑款 志士募化的捐款齊集起來 爲作遷移
人的盤費 再有人沿途招待 減收腳價 把他們運到東三省 糧賤人

工貴 便可自養 第一年只是傭工 第二年便可用工價作墾荒資本
這又是一樣開先的

就讓那饑民不能移 那最下一着 也該緊辦 便是移罪人 我國刑法
原有軍流 充發遠邊 爲的是內地清楚充軍人犯 沿途送遞 有
馬有車 充到一個地方 多有任意橫行 不安本分 若是叫他開地
那囚糧費用 可以供給車牛 你看俄羅斯在西伯利亞 充發罪人 既
可以懲奸 又可以保境 乘勢前進 還要侵佔邊界 人家已行的謀畫
我不可以步其後塵麼

以上四種人 不論先辦那一條 都可以作個開路的先鋒 開山的力士
人迹既到 謀利的人 自會趨附 自會經營 况又設許多方法 開
辦移民的大業呀

雨後傘不可支

怨後恩不須施

(呂近溪)

剪 髮 口 語 歌

剪髮好 剪髮好 剪了髮去無煩惱
爲何蓄積臭油泥 三天不梳蟲子齧
剪髮好 剪髮好 剪了髮去不嫌少
你看上流學問人 不約而同剪得早
剪髮好 剪髮好 不須存留腐爛草
包藏無數微生物 有害衛生真非小
剪髮好 剪髮好 你若剪去便知曉
農工勞働事業忙 何必留他混打攪

(錄天津星期報)

人格之意義及尊嚴

朱景珂

要講求人格修養的法子 先當知道人格兩字的意義 怎麼叫做人格呢 世人常說做人的道理就是人格 或說是人的品性就叫做人格 這都不是人格二字的真正解釋 人格的範圍 包含極廣 不但僅僅指道德一方面說 凡是人生的應有學問 跟常識都包括在內 所以凡是人類獨具的特性 能夠完成無缺 纔算是人格完全 要是這種特性不能完全實行 就不合人格 不合人格 那就跟草木禽獸一樣了 現在把這個道理 再細細講給諸位聽聽

我們所以得叫做人類 因為有人類的特性 具此特性 才算合乎人格 這特性是一種特別的靈性能耐 萬非草木禽獸所能及 這特性是什麼呢 細分來說 共有二事 第一就是學問 第二就是道德 學問可以助長生活能力 道德可以齊家治國 這兩件大事 是人類特異於草木禽獸的 就是造成人格的要素 所以人們要沒有學問 沒有道德

就可以說他不够人格 打句文話兒說 就所謂不齒於人類了

就以上所說 人類的所以高於萬物 就是因爲有人格 所以這人格的價值 是非常貴重 無論世界上極貴重的東西 不能比他 人格的價值 既然高於萬物 所以他的尊嚴 也是絕對無上的 如此說來 所以無論金銀財寶以及帝王大官 斷不能及到人格的貴重尊嚴 你看世上的愚民 或者是迷惑於財貨的 或者是賣官賣差的 或賄賂公行的 或有拿種種不正當的手段 搜括掠奪錢財的 更有那欺民盜國的 妄行種種奸詐手段的 當日只曉得貪圖目前的富貴 不曉得人格就因此喪失盡淨 等到末了兒是永永遺臭萬年 你想人格是應講求呢 還是不應講求呢 所以自古以來的聖賢豪傑 都是看輕財貨 不貪富貴 並不是爲的別事 就是看得人格是極其尊嚴 宜乎到百世以後 還是大家稱頌聖賢豪傑 這就可以推想到人格的價值跟尊嚴了 人類雖然應該曉得人格的尊嚴 然而切不可誤會他的意思 妄自尊大 成了一種傲慢的舉止 那就人格仍舊入於陋劣 不能合格 所以不

但曉得人格尊嚴 并且必需知道自重自敬 不但對於自己人格須極自重自敬 同時對於他人的人格 也應該格外敬重 這才算人格完全無缺 本這宗旨 慢慢修養起來 自然就能够成爲聖賢豪傑了

淡

格

如秋水貧

中味和似春風靜

後功請看風急天寒

夜誰是當門定脚

言

人（吳康齋）

講 演 彙 編

格 言

二 十 六

克已可以治恕

明理可以治懼

格

名譽爲人類第

二生命道德爲

名譽之唯一原

言

料故道德者不

可須與離者也

(錄湖南通俗報)

讀書法

(續前)

朱景珂譯

第二章 讀書法

第三節 讀書的方法

叫幾歲的孩童拿極快的刀，必定傷了他的手，這並不是刀不好，是用不得法。我們讀書也是如此，雖有名著，如不用適當的法子去念，也必定沒有好處。反有害處，所以讀書的方法，是非常要緊的，怎麼樣呢？

第一是要重思想，因為思想是我們人生最高等最奇妙的精神作用。凡人思想力發達的，必定占世上最優美的幸福。要養成這思想力，必定要反覆練習我們的頭腦，因為我們的頭腦，如用他越多，就越覺發達。譬如善於下棋的人，他的頭腦本跟常人一樣，然而他於棋中設計防禦攻擊的種種方法，實在神妙不測，無非是本了他的經驗，再加以思想力就得了，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我們讀書，也應該如此，必定反

覆思考 據各方面的事實及理由 拿來證明書中的義理 凡是用心愈苦 得益也必愈多 所以我們做事 必要分他先後的次序 再進而實習 自然甘苦難易 可以瞭如指掌 成功可以完滿 當分先後次序的時候 必用思想 偷細思熟慮 先後次序才能够分出來 有了次序才不致於亂七八糟的胡鬧 井井有條 自然成功美滿了 所以管子有句話 說思之思之 鬼神通之 這句話實在可以作為讀書的第一最好的方法 俗語常說 學者的眼光 能够透徹紙背 這並不是說眼光真能够看到紙的背面去 實是形容他有特別高深的見解 他所以能有這等見解 也無非是練習思想的功夫 比較人家多 所以他的見解也自然比人高深了 譬如有一本高深難解的書在此 初讀時字句不能都解得 等到念了幾遍書中的大體意思 也自然能逐漸明白 再念到數十數百遍以後 那就不但書中的意義都瞭然於心 所有言外的意思也自然能融貫於胸中了 古人云讀書百遍 其義自見 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是要重記憶 前說最要緊的是思想 然而思想必須有記憶作基礎 倘若沒有記憶力 就不能有思想發生 所以我們於記憶的方法 不可不講求 人心各種的能力 都由於記憶 那養成記憶力的要訣 怎麼樣呢 並不在腦經的聰敏笨拙 全在乎練習的多少 就使我們的腦經雖然笨拙 能够用堅苦的心思 格外勤勉練習 那記憶力自然必能發達 可以成了個社會上有名人物 倘使自恃腦經聰敏 而沒有堅苦勤勉的能力 其極必至成一個渾然無知的腦力 作起事來 恰如沒有槍彈而臨戰陣一樣 你想危險不危險呢

反復省記 就是練習記憶的要訣 然而也有不反復而自然能够記憶的 必定要反復才記憶的 叫作勉強的記憶 用不着反復就能記憶的 叫做自然的記憶 無論勉強跟自然 都有利益 比較起來 勉強的記憶 實不如自然的記憶 不過普通人所有的記憶力 大半都從勉強而來 起初必定勉強 等到勉強長久了 也就達於自然了 但是同一勉強記憶法 也有種種的不同 我們讀書 必先注意他的大意 再漸漸

求他的精意 自然就覺得容易 譬如想爬到樹上去 必由本而幹 再到枝葉 此那近於自然的記憶法 然而世上的事 有除掉強記法 別無他法的 如人名地名數目等等 但是這類等事 也可以利用他種類似的事物 或者是跟他接近的東西 從連想作用來記憶他 例如南嶺北嶺的中間是揚子江流域 由此推想他流域沿岸的地 又如河南省的北境 必有黃河 但是這種記憶方法 也不算難 更有書中的妙句好詞 別無他法只要反覆讀熟 則自然有趣了 等到知道了有趣味 再勉力記憶 自然也不甚難了

第三是必要精神快樂時候念書 因為快樂是精神作用最發達的時候 無論記憶啦 思想啦 在快樂時候 格外充分的發達 本員可以拿一樁事來證明他 近世科學的發達 實是英國數理學大家奈端氏首先發明 奈端曾在花園中見樹上蘋果落地 於是發明動力三大原則 至今物理學家個個奉作基礎 以蘋果落地說來本是極平常事 奈端氏竟能够就常見的事理中 發明無限的真理 並非他特具的天資慧心 一

則他事事留心觀察 二則正在花園之中 精神非常愈快 所以思想力格外發達 就發明無限的真理出來 這件事兒可以證明讀書用思索的時候 必須精神愈快 才有好處 但是要精神快樂 並不是一定要徘徊吟咏於林泉 或逍遙郎誦於幽室 也未始不行 總之我們當讀書思考的時候 宜避外界的激刺 務使精神健全 態度靜穆 所居不可光線過多 聲音繁雜 溫度太高 空氣不通都不相宜 凡是書案上除必需的書籍外一切誘心奪目的 萬不可置放近旁 總之精神一擾腦力就亂 猶如我們心想他事而食物 或聽音樂 必至於不知其味不識其音 所以我們讀書思考的時候 最好於晨光初明 人家尙沒有起的時候 空氣最清 雜亂的聲也一些沒有 那時精神也非常健全 無論記憶也好 思想也靈 本員實屢試不爽諸君歡喜讀書時 不妨試試看 當知此中大有研究的價值了

急 小兒如有急慢驚瘋或時在夜半不及延
醫或在鄉間無從請醫有一極簡便之法
治 願閱者廣爲流傳以救生命其法用熟鷄
小 蛋去壳去黃內置二角小銀元一枚外包
兒 薄布在小兒身上四週揩擦若有驚瘋銀
急 元變成黑色另換蛋白及小銀元再在手
慢 足頭面各處揩擦以小銀元不變色爲度
驚 其病亦愈若初次揩擦小銀元不變黑色
瘋 其病便不是驚瘋其變黑之銀元數天後
便 依然回復白色仍可通用家有小兒不可
法 不知者也

(錄上海時報)

實業譚

機器的工

綦曉菴

以前所講礦學的工 石類的工 金屬的工 無非都是用機器的工 光學的工 熱學的工 電學的工 無非都是造機器的工 也無非都是用機器的工 因爲不用機器 你就造不成機器 這個理容易懂得阿 論這一些機器 在外國也並不是自古就有的 早的不過一百多年 如那火輪船 近的不過六七十年 如那火輪車 晚的不過十幾年 如那無線電報 透骨光鏡 最晚的不過是纔五六年 如沒有講過的 那空中飛行機 就是前幾天 在南苑演得那空中飛艇 這些機器 初次傳到東方的時候 日本人一見 就說這個可以富國 那個可以強兵 我若不學得合他們一樣 我的國在他們中間 一定是站立不住的 我若不做得比他們更強 我的國在他們中間 恐怕仍然還是站立不住的 因

此就多派學生到東西各國去學。在本國裏就大開製造廠。大開工業講習。請一個外國教習來。是要用教那樣專門的工。只要他早早的把我們教會了。做成了。就是期限不滿。也是如數的照合同給他薪水。所以洋教習都格外得出力。學生也是專學一樣。學會了。再往裏研究。因此光緒二十一年。能打敗了中國。光緒三十年。能打敗了俄羅斯。民國三年。又打敗了德國在山東的兵。奪了青島去。日本這樣你再瞧我們中國何如呢。機器傳到中國。並非比着傳到日本晚。無如那一般倔強。捧大爺牌子的人。不是說我不屑用。就是說我不善用。到後來相形見短。着着落後。樣樣都不如人家。仍舊咬着牙說。常炸死人。我不敢用。化錢太多。我不能用。更說機器不過是省點工夫。我中國有得是人。興起機器來。那一些做工的人。沒有生活。豈不是打了飯碗麼。到於今風氣所向。越偏越緊。已經實在得了他的好處。那一些上等開通人物。願意用的。固占多數。那一些中等下等不開通人物。瞧不起機器。不願意用的。恐怕還是不在少數。究其所以。真

是沒看見機器的大用處，不曉得機器的大益處麼？不是，全是因爲把那機器合運動機器的那個力氣，看成了一個，分不出機器是機器，力氣是力氣來，就越發糊塗起來了。我今日要把那機器合運動機器的那個力氣，分別講個明白。

機器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理科家說是槓桿、輪軸、滑車、斜面、尖劈、螺旋，六件平常東西，爲機器的根本。除此以外，別無所謂機器。論這槓桿，就是一條槓子，一條桿子，也叫挺子，如那轎桿、抬桿、壓桿、車桿、桅桿、秤桿、釣桿、旗桿，以及柱子、梁木、合那斧把、刀柄、篦子，並說到那洋槍鋼砲，合人身上的胳膊大腿，也都是那槓桿一類的物件。他在機器上的好處，是有了他，要用力運動，纔能方便，且是能省力氣。

輪軸，是一個輪子，一根軸子，輪子安在軸子上，合成了一件，就叫他個輪軸。如那大車、小車、紡線車、軋花車，用着教他轉轉的那個東西，都是再說到那碾穀的碾、磨麵的磨，合那起水的轆轤，也無非

是輪軸的變象 合槓桿並用 他在機器上的好處 也是又方便 又省力

滑車 是周圍有凹槽的輪子 用的時候 分死活兩樣 死滑車 架在高處 搭上繩子 繩子那頭繫着要起的東西 繩子這頭 用力往上拉 挑水的 到深井提水 大鋪戶 往樓上提貨 泥瓦匠作 修蓋房屋 往往的用着他 只有方便 並不省力 活滑車 托在繩子上方 車下有鈎 鈎着那要起的東西 繩子那頭 繫在高處 繩子這頭 搭在死滑車上 用力一扯 那滑車 就隨着要起的東西 一齊往上走 用一個活滑車 可以省一半的力 用的越多 省力也越多 斜面 就是拿着一頁板 從低下的地方 斜着他躺在那個高地方 教人可以慢慢的往上走 就叫個斜面 上山的斜路 上樓的梯子 都是這個道理 都是這個用處 因為方便 又省力氣 所以火車輪船 裝卸貨物 蓋樓修房 往上搬運一切的東西 都常常的用着他 尖劈 是一頭很厚 一頭很薄的片子傢器 如那斧鑿槍刀 錘針釘鑽

合那油坊裏用他壓油的楔 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從很薄的一頭 攻入那物件的裏面 漸漸的到了很厚的一頭 把那物件分而為二 真是又方便 又省力阿 這是他合那斜面相似處 若說到他合那斜面不同處 他是活的 要劈開的物件不動 而自己很薄的一頭 要深入到自己很厚的一頭 斜面是死的 自己不動 那要動的物件 可以從這裏上去下來

(未完)

勿行心上過不去的事 勿萌事上行不去

的心人前做得出的 方可說人前說得出

的 方可做事當快意時 須轉言當快意時

須住

(拙修老人)

講演彙編

格言

三十八

無

故而致

非常的福貪

冒的人所喜明哲

的人所怕無故而作

非分的想得意的

人很少失意

的人很

多

(拙修老人)

中國女子職業六雜技

綦曉菴

技藝之中 關係中國女子職業女子生計的甚多 我不能都懂 也不能都講 今天且就着最著名的 如那繅絲 綉花 合一切織業 大略一說 京兆地方 蠶業不講 那兒有絲 但是關東有個安東縣 和京兆地方 東西正在一條直線上 他那裏既爲絲的出產地 我京兆也必爲絲的出產地 自然不用疑惑 前在蠶業演說裏 已經講得明明白白了 有蠶就有絲 有絲就要繅絲 繅絲就要若干女工 烟台安東 都有極多的繅絲廠 要用十幾萬工人 近來日本在安東立的繅絲廠日多 因爲烟台一帶出繭少 安東一帶出繭多 烟台的繅絲業 大有站立不穩之勢 近來亦多有遷往安東 防備日本人奪我權利的思想 絲業關乎我們的生計 是多麼大 可想而知了 但是我們北方 繅絲用人的章程 不如南方 北方用男人 如烟台等處 繅絲廠中 不見女工的踪跡 南方用女人 如湖北上海等處 繅絲廠中 不見男工的踪跡 我嘗親

去調查 見那規矩的森嚴 人工的齊楚 以及那上工下工的時候 街上往來行走 巡警怎樣的 格外留心 教人對着 不覺的起敬不覺的佩服 京兆若是有人 提倡起蠶業來 不久就要立繅絲廠 我先遞上一個條陳 要採取南方主義用女工 不用採取北方主義用男工 因為繅絲事業 我中國自古是女工 女人最耐煩 女人最心細 不像男人那樣的浮躁 那樣的大粗指頭 就是稍微的用點機器 女人的力量也儘足以運動之而有餘 男人自有男人的事業 非男人不能做的事更多 何必不讓這一行 留給女子做個生計呢 況且這絲業 自從通商以來 就是發洋財的事業 外洋人一聽見是中國女人的手工 必定格外重看 格外出大價錢 人亦何苦 而不用女工呢

綉花 是我從前講那 抽綉裏的一樣手工 但是不用抽線 不用結線 自然比那抽綉更容易了 諸位莫忘 我所講的女子職業 都是機器所不能作的 就是能作 也萬不能如法的 且都是能發外財的 外國手工貴 我們手工賤 真是兩面都占便宜的 綉花就是這一類的手工

外國人 除了花邊髮網抽綉花樣草瓣等 奢侈品以外最愛的就是綉花
你瞧 他們那講究一點的人家 客廳裏的站屏掛屏 椅墊牀墊
棹布儿布 臥房裏的 門簾窗簾帳簷 不都是有花綉在上面麼 那花
或是素地 或是五綵六綵七綵八綵 雖不一樣 然離了那細細的鋼針
拏在那纖纖的女手裏 總是不能成功 我們中國的女綉 通商以來
就外洋有名 京兆一帶 所綉的補黼蟒袍 荷包扇套等 更在中國有名
前清時代 有人從三河縣 帶了一小包這樣貴重的東西來 說是可
以值幾百兩 於今那些貴重東西 在中國雖然是落了時 不值什麼
我想若是有法賣到外國去 做個古物陳列 當然還有人要 所以這項
手工 千萬莫要失傳 不過是改變了舊花樣 再繙出新花樣來 精而
又精 細而又細 更要調查外洋人所歡迎的 是什麼 就得了 若要
再求進步 先須請好畫師 無論要綉的 是魚阿 鳥阿 獸阿 蟲阿
花阿 草阿 木阿 山阿 水阿 房屋阿 車船阿 或是單取一樣
或是兼取二三樣 或是若干樣 結構在一塊兒 都要畫師 先把他

獨立的精神 結合的精神 一一描寫的出來 和那生成的一般無二 然後精細的女工 纔有處下手 我在南方北方 各處的展覽會勸業場裏 大略調查一過 我京兆屬的出品 實不在別處以下 但未能翻新 未能滿足外客的心意 乃是我中國的通病 是又非與外人聯絡不可 聯絡外人 若能多派出洋人員 學習考察 自然是好 如其不能 就莫如聯絡教會或洋商 前講的花邊抽綉髮網 都是得自教會人 或洋商人之手 不是個大憑據麼 若要發達 更須有買賣的總機關 此總機關 或由官辦 或由商辦 前在花邊演講裏 業已說明今日 不另提起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 脊梁上背着口袋 頭髮蓬蓬 木屐蒙蒙的 東鄰女子 已經千方百計的 要奪我們這飯碗了 幸而他們的出產物 外洋人 常以爲不結實 不真着 還是我們的一線生機 可不留心麼 綉花以外 還有扎花的手工 我京兆人 用紙扎花 已可謂到了妙處 但比起外洋 用布用線扎的花來 還是不如遠甚 我見通縣京兆女子師範的教員們 所教的手工 幾個月的工夫 扎的洋花

已經那麼樣好 令人佩服 我最重女子職業 所以於那學校的職業班裏 常特別注意 惟盼望能徧傳給貧窮女子 教他們都有了生計 那個學校 爲女子造福 就真是不淺

織業 在我們中國 原來是女子的專業 男耕女織 成了俗語 是個憑據 不知何時 有一般懶惰女子 東手不動西手 又有一般無事男子 專意討女子的喜歡 情願替他去織 相習日久 連針線飯食 也要替他 於是乎裁縫廚師 也全是男人 女子可以一無所事 通行的禮 除了回教 初定婚約的禮物 總是少不了豬肉 俗語常說 擡了死肉去 換得活肉來 這明明的是 擊着肥猪比女人 吃喝睡覺而外 別無事情 俗語又說 好漢養不了三個坐婆婆 這坐婆婆 不一定單指着女子 連女子生的孩子 也在其內 常有不止三個的 我中國名爲四萬萬人 那真能做實業工夫的 連一萬萬也沒有 怎麼不窮死呢 所以我說 先要恢復那女子織布的事業 就是一時不能 那新出的 織毛巾 織帶子的法兒 應該單教給他們 不知何故 各工廠

講 演 彙 編

生 計 指 導

四 十 四

裏 在這些手藝上 還是單收男徒 不收女徒 至於那洋襪子 洋袴子 洋褂子 洋衫子 洋手套兒 小孩戴得洋帽子 都是些織工 只用幾條鈎子 幾個梭子 有了線 東扯東啦 五花八門的 就可以成個物件 不但可賣洋人的錢 並可賣中國人的錢 不但女子能織 孩子也能織 雖是小道 若有人提倡起來 固然是貧女的生計 也是富國的大經大法

毒口如刀斬不斷

他人的福澤陰謀

似箭射的是自己

的兒孫（拙修老人）

婦女手工

錄陝西講案稿

一個人生在上世 無論家業貧富 年紀老少 總有謀生能力 養生技藝 方能積少成多 由小而大 一個人是這個道理 個個人也是這個道理 如那孔子所說做事的人多 吃飯的人少 錢財時常寬裕（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若全家靠着二三人養活 斷沒有不受緊迫的 這一家的男子 不可全靠三二人養活 即就是一家的婦女 也不可純靠男人養活 把自己的責任應辦的一概放棄 不去做生活 你看人稱人家的婦人 呼爲賢內助 人誇人家的婦人 說是相夫成家 這助相兩個字並不是空口說的 必要幹出些助夫相夫的事業 才可爲之助 才可爲之相 但那些事情 也不是爲丈夫子女做幾件衣服 造兩頓飯 便算爲助 便算爲相 要他每日所作的事 足夠自己一日之用 不使丈夫受室家的害累 有時還可把他的贏餘 拿來幫助丈夫的不足 這纔算得個能助相丈夫的婦人 不愧稱爲內助 不愧稱爲相夫

但是這個事情 條件很多 一時也說不完 如今先就這個手工說說 若大家能把這事殷勤做去 自然可稱為賢婦女了 婦女應做的手工 不止一樣 惟針黹一項 是婦女最要緊最講究的 別的手工還有終身未曾學過的 這針黹是無論何人 沒有個不從幼年學習的 可是一件 我們陝西的婦女 除了縫紉衣裳以外 別的針工 毫不講究 就是平日自命精巧的人 也不過於那些小東西上邊 繡些人物 挑些花草 或是講究什麼打子 或是講究什麼拉索 不但在鄉村中是個絕無僅有的 即就是市城以內 有了精此手工的 也是人人欣羨 把他當作奇技異能的看待 有時求他做些東西 百般央求 所出的僱值 論來還有比買下的很貴很多 實在不少 若說他那手工的優劣 可合蘇杭川廣的繡工相差萬倍 大家想想 他拿上這極平常的本領 也能得那項高大的雇價 養家肥己 若真是個絕妙手段 他那價值 不更成了連城的寶嗎 我正講說這裏有人駁道 一個繡工 就是學到頂好處 也不過比別人多得些錢財 為家中生計作個補助品 這便算是頂好的了 若真要靠

着他度用日月 還恐怕有些靠不住的 先生怎麼把他的價值 說成連城之寶呢 雖說是提倡繡工 使那一切女界同胞 把舊日依賴男子以爲生活的性質 剷除淨盡 養成獨立精神 爲我們男子減輕担負 原是一片婆心 但這句話未免太覺過火 有些不的確處 令人難信 噯 我這連城價值的話 實在是盼望一切婦女 把這繡工極力學習 好作日用活計 並沒別的意思 不知不覺衝口說出這句話來 你既挑出此句質問 我可記起一事 他的價值 雖說沒有連城之貴 那個數目却也實在不少 今天爲大家談談 看這繡工 莫說合他一樣 可以大興家業 就是比他稍欠些 要享個豐衣足食的家室也是極容易的 我們時常看的那雜誌月報 及那婦女界上邊圖書內中 不是有個沈女士像片嗎 (是北京女子繡工科的正教習) 早先聽人說 這女士有繡下的意大利皇后像一個 有二尺多大 定價一萬元 中央政府把他作爲交際贈品 我那時聽着甚爲詫異 是個什麼緣故呢 因爲中國的手工 要算蘇杭爲特色 我們陝西富室貴族 家中所藏蘇杭絕好的屏帳

也實不少 我輩親眼見過 合那耳聽旁人談說的 也覺很多 那些頂價值大的 也不過數百元 斷沒有這樣大的數目 況且一個屏帳 要用多少材料 要得多少工果 方能成就 這一個二尺大的繡像 可能用多少物 費多少工 總然他繡的很好 也不至這樣值錢 我所見這話 也合你們駁我的議論 是一樣設想 謂那些書上所說的 不是替那女士吹牛鼻 便是極力提倡繡工 不覺言過其實 後來在北京勸工陳列所 看見一個外國皇后像片 心中很不為然 因為這地方既是為陳列工藝設的 應將各樣工做羅列出來 教人觀覽 好學個樣子 何必掛這影像呢 就是要掛影像 我們中國的偉人也多 賢婦女也不少 何不懸掛出來 教看的人 也知敬仰效法 為什麼掛着外國一個婦人 又用玻璃罩護 把他看的這樣貴重 豈不成了個希奇的事嗎 及至近前細看 才知是沉女士所繡的意大利皇后的像 傍邊書有小字 果然是定價一萬元 仔細看去 眉目膚髮 活動的樣子 簡直合那照下的像 分毫不差 就是近日善於寫影的名人 恐怕也不能如此

妙 你看這個影像所用的物料 也不過這二尺多的地方 所費的工 也不是那左思作東都賦 構思十年 才能成就 他那價值 竟然如此之大 若一般婦女 都能學成他那本領 還愁不能起家 離了男人供給 便要受凍挨餓嗎

嚶 這女士的繡工 不但中外馳名 就是從古至今 也再選不出第二人來 若教人人都要學到他那神妙地位 可是萬不能的事情 雖說是有志竟成 不怕事難 只要用心 要想合他一樣 確是不易 但是將他學的光滑熟練 在這普通用品上 比那向往作的 要求個稍微精緻 這個事並不是難以辦到 況且這繡工的用途很廣 又是社會上極崇尙的 說到賺錢一邊 比那別的手工 似乎成本較多 又費時日 但是合他平均比較 究竟所得利息 仍覺厚多 大家何不學學 總然不能得那女士的價值 只要勤習不歇 每日所賺的錢 自足過活有餘 這繡工一項 若是把他學會便可自能生活 大家聽了 也都明白 但繡工以外 如那打絡子 打綯子 及那織造腳襪 編製線帽 一切手

工 但能學會一個把他當作正經事業 勤勤懇懇 竭力經營 皆足自
養 獨是普通的人情 提起富足二字 斷沒有一人不情願享受榮華
獨受貧寒的 只是教他學些技藝 勸他習些職業 他偏愛懶惰 好遊蕩
不去學習 莫說是富貴婦女 他們嬌養慣了 不肯作這職業 就是
貧寒婦女 除了洗衣縫裳 烹茶做飯以外 一切生活 皆憑男人運轉 不
幸所遇丈夫 或是愚拙無才 或是境遇拂逆 把個隆盛家道 變成蕭
條氣象 或是本來窮苦 生產無多 不够支持敷衍 他也只有跟着
號寒啼饑罷了 這天生男女 本來無所輕重 夫婦雖分內外 究竟敵
體 况現在的婦女 開口便是平權 到了養生一邊 純向男子身上討
取 把那古人所說的內助相夫的話 及那如今所說的人要自立的話
一概不題 豈非咄咄怪事 所以我題出這婦女手工 使他們學學 一
來免得仰人鼻息 動輒受困 二來減輕男子負擔 可以多存積蓄 三
來夫夫婦婦 子子女女 大家同力合作 家業勢必日有起色 家富國
自富 國富自然強豈不是個大喜慶的事嗎

說婦女入廟燒香的害處

錄福建通俗講演書稿

列位 婦女入廟燒香 原是敬奉神道的意思 大家想都知道了 據鄙人看來 這是益處實在沒有 害處倒反有了 怎麼緣故呢 婦女的知識本來不讓男子 開通的婦女 志趣高尚 道理明白 也是有的 這些求神拜佛的事 自然靡有 不必說了 但就一般平常的婦女講起來 究竟開通的人少 迷信的人多 咱們所見所聞 那有幾個不信奉神道的呢 列位信奉神道 是中國人古代的習慣相沿 也難十分怪他 但是孔夫子的話 說得很好 敬鬼神而遠之 自然是人對於鬼神 宜去遠他 不宜去親近他才是 照這樣說來 那入廟燒香 儘可不必了 但是孔夫子雖如是說 這一般的婦女 那一個能照此行呢 婦女迷信的心 比男子染的更深 那一種消災納福的念頭 自然比男子來得大了 加以平昔容易接近的人 不是師巫女尼 就是募緣僧道 他們知道婦女的意思 所以想出種種引誘的法 某神聖咧 某菩薩咧 某

寺廟的顯靈 某寺廟的壽誕 某處盂蘭會 某日梁皇懺 啟建道場咧
裝塑金身咧 消災的消災 降福的降福 哄得一般的婦女 歡歡喜喜
不由不信他的說話 今天跑到這邊 明天又跑到那邊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習以爲常 佈施的銀錢 也不知花費了多少 正經的事
業 也不知妨害了多少 列位 這不是作無益以害有益嗎 所以正派
的人家 不許婦女妄行出門 這師尼僧道的技倆 那無緣擺布了 列
位 僧道勾引的施展 雖屬可惡 但是婦女自身 也要擔個不是 鄙
人今將喜好入廟燒香的婦女 有三種原因 索性給列位講個明白吧
(一)是爲祈福的 碰着菩薩開光 尊神誕日 去念經也是有的 去
宿殿也是有的 問他來因 有的說是修現世的 有的說是修來世的
忙忙碌碌 跑到廟裏頭鬧個不了 燒的香氣瀰漫 雲霧也似的
一天一夜的繼續下去 涕唾滿地 便溺滿廂 食物的渣滓 拋棄的
拋棄 堆積的堆積 這種臭惡的氣味 就是愛清潔的人 站立片時
也是叫苦的 試問神道還耐的住嗎 神道的有無 姑且不論 即

說是有有的 那個神道也必厭惡的很 那還能降福麼 這般婦女 偏
偏不解這種道理 挨的挨 擠的擠 碰着人多的時候 接濟不來
挨餓也是有的 因為熬夜辛苦 害病也是有的 自己的身體 把來
蹭踏 家中的事 更丟了不管 這不是一種弊害嗎

(二)是為決疑的 或是問自己的運命 或是代他人問的遭際 或家
中有甚事體咧 行人有甚消息咧 病人有甚疑難咧 求籤的求籤
問卜的問卜 求的好的 不過一場空喜歡 求得不好的 倒反添了
無數的煩惱 更有一種可怕的事情 是醫病神方 不知是何人胡謔
起來的 拿來照方吃了 靡有一個對症的 害得人實在是不少 列
位 這不是大大的一種弊害嗎

(三)是為趕熱鬧的 某廟屋宇新建啦 某神演戲祝壽啦 某寺院開
道場啦 某活佛渡世啦 某天尊某真人聖誕啦 作買賣的人來了
實在不少 遊手賭博會市 各種的集聚 也是不少 因此婦女的心
裏 也想去走一踏 年老的婦人 也要去看個新場面 年少的婦女

更要出出風頭 塗脂的塗脂 擦粉的擦粉 打扮得齊整的了不得 惹出一般的狂蜂浪蝶 逐隊成群 品頭的品頭 品脚的品脚 夾七夾八的言語 講了還不算 前前後後 任意的瞎鬧不休 此在大家閨秀 不堪受此揶揄 那也不用說了 就是小家碧玉 那能堪此羞辱呀 各處地方 一年這種裏頭 還不知鬧出多少新聞 這等婦女 不是自討沒趣嗎 列位 仔細想想看 因有此入廟燒香的行爲 害得臉面也丟了 風俗也壞了 這不是大大的一種弊害麼

現在奉勸奉勸 大家都是有婦女的 良妻賢父母 都是從本身作得出來 那就是一家無上的幸福了 還要求什麼神 燒什麼香呢 列位倘能廣爲勸導 這種無意識的陋習 也不至於積重難返了

福莫福於禍禍莫禍於福 (拙修老人)

人的一心先就沒有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停當人的一身先就沒有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齊 (拙修老人)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稿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酬論無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